

■本报记者 柳青

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身，灵活地拿起桌上的酒壶，抬手仰头，酒水划过细细一道弧线，进了它张开的嘴里——这听起来只是《大闹天宫》里家喻户晓的片段，但舞台上的齐天大圣是一具一尺长的提线木偶，它闪转腾挪的花哨动作由木偶师操纵28根傀儡线做到。

一连三天，于YOUNG剧场，非遗传承人洪金雕在偶戏《花果山之孩儿们，操练起来》展示了精巧的操线功夫，让小小的偶成为生动的动作巨星，而这些让小观众激动沸腾的“大场面”，对于泉州提线木偶戏这个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剧种而言，只是冰山一角。6月7日至9日，洪金雕在另一部演、讲结合的《千里走单骑》中，将以回顾他的学艺道路为主线，具体地演示泉州提线木偶戏传统表演所涉及的仪式、线功、念白和唱腔。这个剧种涵盖了多种艺术门类，包括造型造像、雕刻与刺绣工艺、闽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以及糅合了南音特点的有辨识度的曲牌体唱腔和细分角色行当的表演。在全国的各种木偶戏中，唯有泉州提线木偶戏拥有本剧种独有的音乐“傀儡调”。

自从泉州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文旅热度带动泉州提线木偶戏成为游客打卡的“网红”项目，厦门大学电影学院试验用机器代替艺人操纵提线木偶，这项传统艺术拥有了“时尚”“高科技”的光环。洪金雕相信泉州提线木偶戏会走向越来越大、越来越新的舞台，但他不认为这仅是一种以“奇技”为卖点的文旅产品。在他心里，泉州木偶戏有一套精妙的表演体系，同时是闽南地区民间信仰和风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离开泉州去深圳创立自己的木偶剧团，他仍常回想师父带着他上山下乡，在村子里从午夜演到黎明的那些往事。不久前的静安戏剧谷展演期间，他与南非偶剧《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导演对话，他首先强调：“泉州木偶戏承担着特殊的仪式功能。”弦歌不辍，他身体力行地让泉州提线木偶在多样化的舞台上展现活力，也渴望着与这个剧种有关的日常风俗和文化记忆，能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被保存下去。

### 关云长的戏服内衬是1950年代的报纸

排练结束，洪金雕穿过挤满道具箱的后台，走到挂满木偶的衣架前，和钟雄、小和尚、小猴的木偶挂在一起的，有一尊用黑丝绒包裹着的神秘偶像，洪金雕边解着绳结边念叨着：“我只有在演《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把他请出来，演一次损耗一次，真舍不得。”说话间，一尊擎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木偶露出真容，关羽神态庄严，他身着一套武生大靠熠熠发光，绿底酒金的戏袍在苍白的灯光下流光溢彩，在场众人同时发出“哗”的感叹。

关羽身上这件戏服是1950年代的一群绣娘的集体作品。往日闽南农村的女子们因地制宜，用艳丽的色织纱线绣出木偶戏服的布片，内衬纸片加固，通常用报纸。洪金雕指着关羽的一只袖口惋惜：“年代久远，这地方裂了，



一连三天，非遗传承人洪金雕在YOUNG剧场带来偶戏《花果山之孩儿们，操练起来》，展示了精巧的操线功夫，让小小的偶成为生动的动作巨星。另一部演、讲结合的《千里走单骑》将于6月7日至9日呈现。（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修不了，现在不用这种织布和绣花的工艺了。”从裂开的袖口里，能看到泛黄的报纸，他呵呵一笑：“这可是1950年代的报纸！”这件戏袍绣着密密匝匝的金线，有丰富的层次感，虽是织物，却似黄金篆刻的质地。这是泉州当地的“金苍绣”，工艺繁复，极为耗时，所以从前的木偶戏服常是乡村女性在农闲时集体劳动的成果。否则，“就这件关羽身上的戏服，一个绣娘从早到晚绣一个月也未必能做完”。如今能熟练掌握金苍绣工艺的绣娘，年龄最大的超过90高龄，最年轻的也快50岁了。

泉州提线木偶戏最早在唐代末年从中原传入，在闽南地区流行开后，经千年未曾中断传承，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精湛的技艺与演出体系。大部分木偶的提线在16根，猴戏灵巧花俏，孙悟空的提线达到28根，最复杂的偶能有44根提线，木偶师拉着提线使它们换装、变脸，让人称绝。

这个剧种有着中国传统戏曲载歌载舞的共

性，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要有操纵提线的“线功”，声腔表演的“唱功”也同样重要。洪金雕尊称“师爷爷”的泉州木偶大师黄奕缺少时学艺，每天五点起床吊嗓，接着一整天的背唱、练线功，到晚上还要拍曲清唱。从学徒到一代宗师，他一辈子“偶不离手，曲不离口”。偶戏行当分成生、旦、北、杂，“北”是花脸，“杂”为丑角。传统的提线木偶戏演出，艺人站在齐胸的屏风后操纵木偶，观众同时看到艺人的手势、表情和木偶的动作、神态，欣赏艺人的连说带唱的表演。一个木偶三斤重，仅在手提着就不轻松，又唱又做对表演者的体力、耐力和专注力要求极高。

### 生活在哪里，戏在哪里

洪金雕曾随他的老师林文荣去山坳里演“村戏”。村里搭台，剧组严格遵循传统的流程，深夜开场，锣鼓声响，先演《相公踏

棚》。“相公”是指闽南的戏神，他被视为传递人间愿望的灵媒，这出戏最重仪式感。做完这套神秘且复杂的程序，才是正式的戏码演出，从午夜唱到天将破晓，然后隆重地把戏神送走，天色微明，这一夜的戏方落幕。闽南农村逢婚事、生子、庆生、悼亡以及神佛节日，都要请剧团来演提线木偶戏，这些在洪金雕的记忆里，是童年盛大的节日，成年以后他体会到，木偶戏从闽南的风土里生长出来，艺术和尘世的生命诉求、和超越尘世的精神追求紧紧地系在一起。

在农耕社会的节奏里，人们欣然地接受能演上七天七夜的《目连救母》和《父子状元》。随着现代的农村社区减少，年轻人进城求学务工，留守村民老龄化，闽南地区的木偶戏逐渐流失原生的土壤。这从泉州市木偶剧团的演出剧目数量上可见一斑：1952年，泉州木偶艺术团成立时，官方统计，民间留存700余出折子戏和300多支曲牌的唱腔；1980年代，泉

州市木偶剧团经常演出的剧目有100多出折子戏；在2021年泉州整座城市“申遗”成功时，仍然在演出的传统木偶戏是20多出折子戏。这三年里，泉州市木偶剧团门庭若市，游人如织，木偶戏演出一票难求。这个剧种被唤起时代风采，使得从业者振奋，但老剧目的保存和活化、新剧目的创排，仍是迫在眉睫的议题。

在被更多的人群“看见”之后，泉州提线木偶戏所承载的美学积淀、历史记忆和精神力量，如何迁移到当代剧场里，成为当代戏剧表达的一部分？这是洪金雕在创作《千里走单骑》时反复思考的。在他看来，“师爷爷”黄奕缺早在几十年前确立了守正创新的典范。黄奕缺坚持两条理念，其一，“要有新戏，艺术要有提高，否则观众不会再来”。1956年，28岁的他参演传统戏《水漫金山》，戏里有个受法海差遣给仙仙话的小沙弥。黄奕缺改造了木偶的结构，使它灵活转动脑袋和四肢，然后他给小沙弥设置许多丑角特有的身段出彩的大角色。30年后，黄奕缺再次丰富了小沙弥的戏，他综合木偶戏丑角最有可看性的技巧，全新编排整合在这个小沙弥身上，这出《小沙弥》成了泉州市木偶剧团最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黄奕缺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不把剧种当孤岛，他相信融合是推动艺术进步的力量。1961年，他提出“木偶戏是综合的演出形式，应以提线木偶表演为主，综合其余木偶表演于一台”。1978年，他创作《火焰山》实践了这番构想，这又成就一部常红至今的剧目。

手艺人做守艺人，并非刻舟求剑，也不是抱残守缺。无论是洪金雕亲历的“乡村社戏”，或是见证黄奕缺的“新编戏”在反复的演出中成为新的“传统戏”，他意识到提线木偶戏的生命力根植于此时此刻的生活——生活在哪里，戏在哪里。《唐皇游地府》《三藏取经》很难在当代剧场里看到，但传统西游戏的华彩部分被重整后转移到《火焰山》。洋溢旧时闽南民俗的丑角戏难以被当代年轻人理解，但这个行当的技巧和亮点被集纳于《小沙弥》。黄奕缺走出来的新路，不该是后辈止步的终点。洪金雕借鉴前辈的理念，《花果山之孩儿们，操练起来》综合各种木偶戏的表演，《千里走单骑》以个人视角撷取提线木偶戏花脸和丑角行当的高光表演，即便这是两个存在改善空间且受到争议的作品，创作者毕竟勇敢地跨出了新的一步。

唯有步履不停，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 重温“白家老号”跌宕传奇

### 中国国家话剧院《大宅门》6月8日—10日登陆“九棵树”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著名导演郭宝昌用尽一生写就《大宅门》。

郭宝昌晚年笔耕不辍，80岁提笔，83岁完成60万字长篇小说《大宅门》定稿。他曾说：“每到大风起兮的时候，我的思绪总随着风回到那个年代……”6月8日—10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演出的话剧《大宅门》将在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上演。届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几番沉浮的“白家老号”，曲折坎坷的人物命运，都将在舞台上呈现。

2001年，电视剧《大宅门》一经播出便轰动全国。20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版《大宅门》诞生，由刘深编剧，郭宝昌、李欣凌共同执导。彼时北京首演，曾创造了“戏未排完，票先售罄”的佳话。11年来，该剧巡演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70多集的电视剧浓缩成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剧并非易事，编剧刘深费时三年，五易其稿，才有了今日的呈现。

当“大宅门”里那一张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从远处浮现，观众不仅得以回顾那些性格各异的鲜活人物，也能重温这部荡气回肠的家族史诗。与电视剧对时代的全景式展现不同，话剧版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爷”白景琦为核心，描画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沉浮起落。

话剧《大宅门》以“老年的白景琦，打着灯笼巡视自己的宅院”开篇，让故事随着他的思绪回溯过往，串起他的传奇一生。这一灵感源自刘深无数次翻阅小说而来，他在创作初期一度苦思冥想许久，仍旧找不到突破口。而这极具画面感的描绘让他短短4个月里一气呵成完成剧本。也正因这个开头，才有了与之相呼应的结尾——老年白景琦和幼时白景琦一老一小“跨时空对话”。“我想以此展现白景琦的豁达、大气和他始终坚守的家族大义、家国情怀。”刘深说。

话剧《大宅门》中没有小角色，主角、配角个个出彩。尤其是剧中白景琦一角，围读演员吴越将从角色的18岁演到86岁。“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这段《挑滑车》里的京剧念白在剧中多次出现。为这几句念白，吴越还特地请



与电视剧《大宅门》对时代的全景式展现不同，话剧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爷”白景琦为核心，描画了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和沉浮起落。图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演出的话剧《大宅门》演出照。（演出方供图）

教了专业京剧演员，并决定在全局结尾加入唱腔。“这样能贴合白景琦的票友身份，也能更加彰显他年轻气盛、放荡不羁的人物性格。”

演员常玉红在剧中“一赶三”，分饰黄春、杨九红和李香秀。演出过程中，她的妆容几乎不变，仅靠声音台词、肢体动作和细致入微的表演技巧来刻画三个不同的人。“黄春温顺，说话甜美是她的特质。杨九红比较泼辣，快人快语。李香秀是个聪明的姑娘，且有大局观，演绎她的时候我在声线上作了变

化。”在她看来，三个人都爱着白景琦，但杨九红被赋予的笔墨最多，因其本身性格鲜明，爱恨也最浓烈。

此轮演出是《大宅门》今年巡演上海唯一一站，邀约的过程并不容易，“九棵树”总经理陈西加表示：“‘九棵树’是奉贤新城唯一一座综合性剧场，我们希望能引入更多盛产不衰的经典佳作，反馈给在这里工作、居住的人们，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一流的舞台作品，把艺术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许旸

一勺土壤中有多少生命？花儿为什么这么香？种子在太空旅行时要经历哪些考验？昨天是世界环境日，由上海自然博物馆专家花费六年研发、浓缩了该馆精品课程和展品的“小小博物家”丛书首发，松江区14所学校加盟的小小博物家课程联盟同期启动。

“小小博物家”丛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囊括《春华》《夏虫》《秋实》《冬泥》四卷分册，聚焦花朵、昆虫、果实种子、土壤动物四大主题，根据上海不同季节与不同物种的科学知识撰写。值得一提的是，以博物教育为核心，这套丛书邀请小读者成为自然界的“小小侦探”，通过绘本和资源包里的线索，探寻昆虫的秘密、追踪季节的变迁，甚至解密植物的“语言”，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的热爱和探究欲。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评价，进入“小小博物家”的世界，就像踏入充满未知的自然迷宫。每翻开一页，仿佛是解开大自然一个个精巧的谜题。青少年可以像博物学家一样采集收藏自然万物，像科学家般观察记录自然，像艺术家一样进行创作，全面培养动手、观察、艺术和创新能力。

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副书记董龙凯介绍，这不仅仅是一套图书，更是涵盖图书、资源和活动的跨学科学习平台。除了传统纸质内容，该系列基于绘本内容和博物馆展览资源，策划了三款移动端游戏。这些游戏结合19种原创物种图鉴，丰富绘本的可读性、交互性和趣味性，形成线上线下的联动体验。

“万物皆可研究，无论是春天的花、夏天的虫，还是秋天的果实、冬天的泥土，都是我们孩子研究的

## 邀孩子们做『小小侦探』解大自然谜题

### 『小小博物家』丛书在沪首发

大方向。”活动现场，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以新著《超越兴趣》为起点，诠释科学教育、博物馆与阅读的主题。《超越兴趣》分七个章节：力量、迷雾、支点、洞察、涌现、聚变、趋势，包含理念与方法，本身即是一套切实可行的科学教育行动方案。“科学的本质在于通过数学方法揭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实现对未知的预测，科学发现往往源于对日常现象的好奇心和深入探究。”他谈到，科学素养的核心能力是观察，区别于简单观看，真正的观察能揭示更多未知，实物教育不可替代，这也是博物馆的重要性所在。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工具化的工作或将取代，难以替代的正是个体的体验和发现。

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博物馆、书籍等课外资源与课堂教学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需要整合优化并有机结合起来。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教研员赵伟新透露，以“小小博物家”丛书为载体，将开发适合小学生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提升科学教育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和适切性，引导孩子们树立“以自然为伴”理念。而随着沪上馆校合作愈发频繁，上海自然博物馆面向学校开发了各类丰富的科普教育资源，未来将把“小小博物家”等馆方教育资源积极应用到学校课程实施中，发挥科普场馆在科学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

小小博物家课程联盟成员之一、松江区第二实验学校校长李军从创设空间、开发课程、丰富活动等方面，分享了校内师生多元有趣的博物活动。他谈到，博物馆与学校为实现各自教育目标深度合作，让孩子们有了更多学习与实践的机会，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综合素养都得到提升。



“小小博物家”丛书含《春华》《夏虫》《秋实》《冬泥》四卷分册。（出版方供图）